

〔美〕 保罗·巴·杜 译著
〔美〕 保罗·斯威齐

垄断资本

商 务 印 书 馆

Paul A. Baran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First Modern Reader Paperback Edition 1968
Published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内部发行

垄 断 资 本 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美] 保 罗 · 巴 兰 著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283 千字

1977 年 6 月第 1 版 197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66 定价：1.10 元

译者的话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初版于1966年。十年来，它经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出版发行。

保罗·巴兰出生于俄国，祖籍波兰。二十年代，他离开苏联转到德国。后为逃避纳粹党迫害，于三十年代离德到美国定居。他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了十四年的教授职位，已于1964年去世。他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1957年出版），曾被吹捧为是对经济思想的一大贡献，实际上这是最先用“经济剩余”概念歪曲、篡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散布“分配决定论”的一部著作。

保罗·斯威齐一向以左翼经济学家和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领袖著称。1949年创办《每月评论》以来，他一直任该杂志主编，颇多论著。随着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势力的增长，近几年来，他任科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新型社会研究学院的经济学巡回教授。1974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理事。1974年9月，他同哈里·马格多夫（《每月评论》主编之一）来我国访问期间，对我态度友好。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1942年出版），一直被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捧为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经典解说”，实则他在该书中的“解说”和阐述，存在着不少错误和歪曲！

作者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试图以美国为基础，论述垄断资本统治的特征及其经济规律。它揭露和分析了战后美帝扩军备战，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充当世界“反动堡垒”，以及美国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与腐朽没落情况。最后表明应为反对和推翻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作者的这种尝试和努力，以及在本书中提供的一些情况和统计资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垄断资本》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著作。现予翻译出版，供进行有关研究工作时批判参考。

本书出版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各派社会科学家，纷纷发表评论及阐释性的论文或专著。有人竟宣称：《垄断资本》一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的一部“杰作”。“它表现出第一次认真努力要把马克思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模型扩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情况。”这显系浮夸虚妄，根本不符事实！谓予不信，且看作者如下观点：

第一，《垄断资本》所论述的主题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所谓“经济剩余”，作者说它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由这个差额形成的“经济剩余”的要素是：全部财产收入（利润、利息、地租等），买卖过程中的浪费，某些其它广告费用，金融与法律服务部门从业人员的报酬，以及由政府吸收的剩余。作者就是这样用“经济剩余”来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于利润+利息+地租的总和，而其他项目，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转变为货币时的支出，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等，被马克思“看作是次要因素，并将其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论图式之外。”作者断言，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样做已“不再是恰当的了”！不仅如此，作者还竟宣称，尽管列宁对垄断统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却“不曾企图去探究”垄断统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所造成的后果。可见，作者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明显地放

弃、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的。

第二，作者认为，“经济剩余”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不仅其绝对量，而且作为国民收入（或总产量）的份额（百分比）都趋于增长。也就是说，存在着“剩余增长趋势规律”。作者声称，用这个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才能从理论上表明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本质。

第三，作者认为，在“经济剩余”总量中，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比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日益增大。因为公司留存的未分配的利润，其绝对量和相对数都扩大了，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提供消费和投资的出路”，因而，剩余的吸收就成为愈益突出并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势将由此而陷于停滞。

第四，作者还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他声称，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只能在“世界革命”中被推翻。

作者从上述方面所要实现的“理论转变”和所得出的政治结论，存在着明显的极大错误，是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

首先，作者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这不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修正”。列宁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①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科学地阐明了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的，它具有利润、利息和地租三种基本的转化形式，这三者之和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其他各种形式的收入，都不过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作者错误地把剩余价值总量称为“全部财产收入”（纳税后），列作所谓“经济剩余”的一项，完全掩盖了这些剥削收入的根源和实质。同时，作者把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的项目，特别是把由

^①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

国家控制和调节的日益增大的再分配项目，划在剩余价值之外，作为“经济剩余”的其余部分。从而，他用扩大了的、混沌的“经济剩余”概念来包括他所谓的全部“剩余”。其实，所谓“经济剩余”，都是根源于剩余价值，抛弃后者来谈前者，是完全错误的。

背弃剩余价值，作者立即陷入困境，无法说明不断增大的所谓“剩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既宣称本书的主题是论述“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本应首先集中研究和回答“剩余”及其“不断增长”的源泉问题。奇怪的是，作者完全避开了这个根本问题，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只作为一个具体研究题目而有意予以“忽视”。他只一般地从数字上来确定整个社会的“剩余”总量，即只探究“剩余”的纯数量关系；并仅仅从追求利润，促进技术革新，导致降低成本，以及维持垄断价格，想方设法推销，膨胀广告费用等方面来表面地说明“剩余的产生”及其“不断增长”，根本没有接触到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①因此，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才第一次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从根本上说明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对抗的必然性，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作者完全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的阶级实质，抹煞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完全不去说明所谓“剩余”究竟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所谓“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不仅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完全背弃了剩余价值

^①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

这一科学理论，掩盖和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对抗的阶级结构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一点，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曾指出：《垄断资本》提出了剩余增长趋势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却看不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力量，从而这不过是真空中的运动。这种评论是不无道理的。作者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的“经济剩余”概念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关系上，已引起误解和混乱。问题当然不是什么“误解和混乱”，而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坚持并正确地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去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问题。

其次，作者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已不能从理论上说明问题，这也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资本积累引起资本量的增大，使剥削到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加，从而使利润量不断增长。但资本积累必然引起整个社会资本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因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剩余价值率提高幅度慢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幅度的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会趋于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量的增加，是资本积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重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动机是追求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而用以增加利润量的种种剥削手段，又必将终于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趋于下降。因此，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的，它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它规定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另方面它又促使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揭示的这个规律，即使由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种反作用因素的加强而有所削弱，但它并没有失效，而且在长时期内使垄断统治下的剧烈矛盾和斗争更趋激烈，更难克服。所以，作者用所谓“剩余增长趋势规律”取代“利润率下

降趋势规律”，不仅是沒有根据的，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深刻矛盾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內在运动规律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否定。

再次，作者着重强调所谓“剩余吸收”的困难，并由此引出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停滞状态和垄断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论断，也是和马列主义理论观点严重相悖的。背弃剩余价值理论，回避所谓“剩余”增长的源泉问题，回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光强调“剩余”不断增长和“剩余吸收”日益困难之间的矛盾，那至多也不过是看到在流通、分配领域的一些现象。我们知道，流通、分配过程的性质和矛盾是由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矛盾决定的，反映在资本主义流通、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都是由榨取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决定的。作者离开这一切来论述“剩余吸收”的困难，很明显不过是在分配上兜圈子，不过是强调“剩余吸收”要致力于创造必要条件来刺激新的需求。一些激进派经济学家指出，本书作者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势的研究方法，在好些方面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论相类似。他们说，作者提出的“‘剩余吸收’与维持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两者间是一致的。”这个评论，确也多少看出了本书作者在观点上的错误。

列宁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得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科学结论；并指出资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困难”及其趋于腐朽停滞，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由垄断统治这一帝国主义经济实质所决定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不根源于所谓“剩余吸收”的困难，也决不是靠什么“剩余的吸收”所能解决的。在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分析上，作者直接违背了列宁的科学

论断，坚持否定金融资本的统治，这就决定了作者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发展趋势。

至于作者从“剩余吸收”的困难，从资产阶级“自由”处理“剩余”的范围和方式（包括浪费）等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根本错误在于无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看不到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有任意处理“剩余”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决定于“剩余”的处理和吸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理性原则来评判垄断资本主义，不能设想通过“剩余社会化”或“投资社会化”来使资本主义改变得“合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指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促进资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最后，作者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谈到不发达国家贫苦大众解放斗争的革命性，然而却错误地否定美国无产阶级必将逐步觉醒，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性。作者说什么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牺牲品”并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失业者、到处漂流的农场工人、中途辍学者、没有技能而难于就业者、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等等“局外人”。由于这些集团太杂，太散，不能组成坚强的社会力量，于是作者认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推翻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论断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随着资本积累和垄断的发展，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奴役和压迫越来越重，无产阶级贫困化日益加深，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斗争意志正在逐步提高，他们必将完成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历史使命。这个规律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也不会变成例外。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在美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

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①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的科学预见。所以，任何低估和否定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领导作用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

此外，本书还持有其他一些错误观点，请读者注意分析批判。至于本书把我国领土台湾说成是一个国家，把苏修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来赞扬的错误，作者现已改正。

综上可见，《垄断资本》一书并不是一部什么“杰作”，更不是什么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新情况的什么“经典”。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② 翻译出版《垄断资本》这本书，目的在于为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工作者提供一种参考材料，便于大家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时，了解国外研究的状况及其基本观点，从而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本书的比较、鉴别，来提高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在同谬误作斗争中更好地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

① 转引自《红旗》，1959年第3期。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19页。

目 录

序	3
一、 导言	7
二、 巨型公司	19
三、 剩余增长的趋势	55
四、 剩余的吸收: 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	80
五、 剩余的吸收: 销售努力	110
六、 剩余的吸收: 政府民用支出	137
七、 剩余的吸收: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168
八、 论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	206
九、 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	233
十、 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264
十一、 不合理的制度	316
附录: 经济剩余的估计	347

作者: 约瑟夫·D·菲利浦斯

附 表

1. 非金融公司的若干财务数字, 1953—1962 年	101
2. 资本输出和收入, 1950—1963 年	105
3. 政府支出, 1903—1959 年	140
4. 公司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142
5. 政府支出, 1929—1957 年	145

5a. 政府支出, 1929—1939 年	152
6. 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	183
7. 国外和国内制造厂销售额和商品输出的增长, 1957—1962 年	185
8. 铁路资本的增长, 年度平均数	214
9. 商业周期的格局, 1890—1914 年	215
10. 失业率, 1900—1963 年	218
11. 设备利用率, 1920—1929 年	223
12. 设备利用率, 1930—1939 年	227
13. 利润和国民收入, 1929—1938 年	229
14. 设备利用率和失业率, 1950—1963 年	231
15. 从以前参加南部邦联的十一个州移出的黑人, 1870—1960 年	240
16. 白人和非白人的失业率, 1940—1962 年	244
17. 非白人在政府中的就业人数, 1940—1962 年	252
18. 经济剩余中的利润收入因素	362
19. 非公司化企业利润收入估计	363
20. 其他各种财产收入	364
21. 政府吸收的剩余	365
22. 经济剩余合计及其主要成分	366

附 图

1. 假想的赢利变动线	85
2. 美国钢铁公司: 开工率和股东投资纳税后的 收益率, 1920—1940 年, 1947—1950 年, 1953—1960 年	87
3. 失业率, 1900—1963 年	219
4. 小汽车: 工厂销售数和登记数, 1911—1962 年	222
5. 剩余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358

目 录

序	3
一、导言	7
二、巨型公司	19
三、剩余增长的趋势	55
四、剩余的吸收：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	80
五、剩余的吸收：销售努力	110
六、剩余的吸收：政府民用支出	137
七、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168
八、论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	206
九、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	233
十、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264
十一、不合理的制度	316
附录：经济剩余的估计	347

作者：约瑟夫·D·菲利浦斯

附 表

1. 非金融公司的若干财务数字，1953—1962年	101
2. 资本输出和收入，1950—1963年	105
3. 政府支出，1903—1959年	140
4. 公司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142
5. 政府支出，1929—1957年	145

5a. 政府支出, 1929—1939 年	152
6. 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	183
7. 国外和国内制造厂销售额和商品输出的增长, 1957—1962 年	185
8. 铁路资本的增长, 年度平均数	214
9. 商业周期的格局, 1890—1914 年	215
10. 失业率, 1900—1963 年	218
11. 设备利用率, 1920—1929 年	223
12. 设备利用率, 1930—1939 年	227
13. 利润和国民收入, 1929—1938 年	229
14. 设备利用率和失业率, 1950—1963 年	231
15. 从以前参加南部邦联的十一个州移出的黑人, 1870—1960 年	240
16. 白人和非白人的失业率, 1940—1962 年	244
17. 非白人在政府中的就业人数, 1940—1962 年	252
18. 经济剩余中的利润收入因素	362
19. 非公司化企业利润收入估计	363
20. 其他各种财产收入	364
21. 政府吸收的剩余	365
22. 经济剩余合计及其主要成分	366

附 图

1. 假想的赢利变动线	85
2. 美国钢铁公司: 开工率和股东投资纳税后的 收益率, 1920—1940 年, 1947—1950 年, 1953—1960 年	87
3. 失业率, 1900—1963 年	219
4. 小汽车: 工厂销售数和登记数, 1911—1962 年	222
5. 剩余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358

序

1962年初，当时在他兄弟的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F.肯尼迪，以一种美国友好使者的身份，旅行全世界各地。归来以后，他在美联社一年一度的午餐会上致词。在他的刊登在4月24日《纽约时报》的演说中，他提到下面这件事情：

在印度尼西亚，我被介绍给另一个很大的学生团体，当我演说完毕时，一个学生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他在提问中，把美国说成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他说出了这个名称时，有半数学生鼓掌赞成。

于是我说，“好吧，好吧，我倒想要弄个明白。我在这里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你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名称在美国所明确表示的是什么东西？你使用这个词是出于贬义。这个名称在美国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你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又说：“那末，好吧，我要请问任何一个曾经鼓掌的人，任何一个当这位先生说出那个名称时表示赞成的人——你所理解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肯出面回答。

如果肯尼迪认为他的听众拒绝同他辩论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题目是表示他们缺乏知识，那他肯定是大错特错了。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象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学生一样，非常了解垄断资本主义，

他们在自己的切身体会中，看到了它的最丑恶的面目，尝到了它的全球政策的苦果。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题目，不适于对它下圆滑的定义，或作卖弄小聪明的辩论，那是毫不足怪的。

可是，肯尼迪提出的问题依然在那儿，而且我们可以向他致敬，因为他假定这些问题反映了为他的大多数同国人所同具的一种真正无知的状况。本书是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这样的人而写的：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真正感到兴趣，并且为了对这个极端复杂而困难的题目获得某种理解而愿意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还希望，本书对于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学生们在对一个他们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的现实作更全面更透彻的理解时有所裨益。

有一种批评我们愿意预先答复。我们可能会被谴责为过甚其辞。对于这种指控，我们欣然接受。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科学和艺术两者的任务就是要过甚其辞，只要所强调的是真理而不是捏造。任何一个想要主张说我们逾越了这个限制性条款的界限的人，必须准备对今天美国社会的真实性质提供他自己的说明。我们欢迎作出这种努力。至于其他，则真理的最后标准不是任何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历史的客观进程。

本书经历了一个异常之长的酝酿过程——从作出初步提纲到刊行问世，几乎是整整十年。供说明和叙述之用的实际材料是按照需要来搜集和使用的，但并未作出系统的努力使之成为最新的，也不曾企图去考虑已经刊行的与我们的问题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关的一切重要著作。这是一篇普通论文，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而不是一篇专题论著，它并不自命为无所不包。

我们在理智方面得到的启示，大多数从本书正文和脚注中便可看出，毋需在此特别提到。在细心的校订以及对表达和文体作

无数的改进方面，我们要感谢约翰·拉克利夫，就象我们两人在过去的许多场合一样。

* * *

以上是根据我们在大约两年前就想要包括在序言中的东西匆匆作成的笔记改写的。使我深感悲痛的是，现在不得不由我来加上一个附笔——并在序言上单独签名。保罗·巴兰已于 1964 年 3 月 26 日与世长辞。^①

虽然巴兰不能见到交付打字员和印刷工的最后手稿，我必须着重指出，这丝毫不减少本书的合作性质。远在初步提纲写在纸上以前，我们就开始继续不断地交换意见，共同商订本书的想法和结构。我们之中一个人起草的东西，都由另一个人详细地加以评论，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曾经不止一次地重新起草和重新评论。现在写在书中的一切东西，都在巴兰死前通过了这样的程序。除了把整个手稿变成出版形式之外，我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留下另外两章没有发表。这两章在他死时已初步草成，但对每一章他或我都提出了重大的问题，尚有待于讨论和解决。既然这两章对整个论文的主题均非必不可少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完全省去它们。由于即使省去这两章，本书也比我所预期的或我们当初设想的篇幅要长，我就更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保罗·M. 斯威齐

纽约市

1966 年 1 月 1 日

^① 在他逝世一年以后，《每月评论》出版了一期纪念专刊，名为《保罗·A. 巴兰：一个集体的画像》（1965 年 3 月号），由利奥·休伯曼和我自己合编，后来又印成专书。这本书包括三篇挑选的巴兰著作，两篇关于他的工作和生平的论文，三十八篇全世界各地人士发表的声明和一篇他的作品目录。